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二十六卷 赫監生魂喪非空庵

皮包血肉骨包身，強作嬌妍誑惑人。 千古英雄皆坐此，百年同是一坑塵。

這首詩乃昔日性如子所作，單戒那淫色自戕的。論來好色與好淫不同。假如古詩云：「一笑傾人城，再笑傾人國。豈不顧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！」此謂之好色。若是不擇美惡，以多為勝，如俗語所云，石灰布袋，到處留跡，其色何在？但可謂之好淫而已。然雖如此，在色中又有多般。假如張敞畫眉，相如病渴，雖為儒者所譏，然夫婦之情，人倫之本，此謂之正色。又如嬌妾美婢，倚翠偎紅；金釵十二行，錦障五十里；櫻桃楊柳，歌舞擅場，碧月紫雲，風流妖豔；雖非一馬一鞍，畢竟有花有葉，此謂之傍色。又如錦營獻笑，花陣圖歡，露水分司，身到偶然留影；風雲隨例，顏開那惜纏頭。

旅館長途，堪消寂寞，花前月下，亦助襟懷。雖市門之游，豪客不廢；然女閭之遺，正人恥言，不得不謂之邪色。至如上蒸下報，同人道於獸禽；鑽穴逾牆，役心機於鬼域；偷暫時之歡樂，為萬世之罪人，明有人誅，幽蒙鬼責，這謂之亂色。

又有一種叫是正色，不是傍色。雖然比不得亂色，卻又比不得邪色。填塞了虛穴圈套，污穢卻清淨門風；慘同神面刮金，惡勝佛頭澆糞，遠則地府填單，近則陽間業報。奉勸世人，切須謹慎！正是：

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休把淫心雜道心。

說這本朝宣德年間，江西臨江府新淦縣，有個監生，姓赫名應祥，字大卿，為人風流俊美，落拓不羈，專好的是聲色二事。遇著花街柳巷，舞榭歌台，便戀留不捨，就當做家裡一般，把老大大一個家業，也弄去了十之三四。渾家陸氏，見他恁般花費，苦口諫勸。赫大卿倒道老婆不賢，時常反目。因這上，陸氏立誓不管，領著三歲一個孩子喜兒，自在一間淨室裡持齋念佛，由他放蕩。一日，正值清明佳節，赫大卿穿著一身華麗衣服，獨自一個到郊外踏青遊玩。有宋張詠詩為證：

春遊千萬家，到底面如花。

三三兩兩映花立，欲乘煙霞。

赫大卿只揀婦女叢聚之處，或前或後，往來搖擺，賣弄風流，希圖要逢著有緣分的佳人。不想一無所遇，好不敗興。

自覺無聊，走向一個酒館中，沽飲三杯。上了酒樓，揀沿街一副座頭坐下。酒保送上酒肴，自斟自飲，倚窗觀看遊人。不出三杯兩盞，吃夠半酣，起身下樓，算還酒錢，離了酒館。一步步任意走走。恰好已是未牌時分。行了多時，漸漸酒湧上來，口乾舌燥，思量得盞茶來解渴便好。正無處求見，忽抬頭見前面林子中，幡影捧樓，磬韻悠揚，料道是個僧寮道院，心中歡喜。即慌趨向前去。抹過林子，顯出一個大寺院來。赫大卿打一看時，周圍都是粉牆包裹，門前十來株倒垂楊柳，中間向陽兩扇八字牆門，上面高掛金字扁額，寫著「非空庵」三字。赫大卿點頭道：「常聞得人說，城外非空庵中有標緻尼姑。」

只恨沒有工夫，未曾見得，不想今日趁了這便。」即整頓衣冠，走進庵裡。轉東一條鵝卵石街，兩邊榆柳成行，甚是幽雅。行不多步，又進一重牆門，就是小小三間房子，供著韋韋尊者。

庭中松柏參天，樹上鳥聲嘈雜。從佛背後轉進，又是一條橫街，大卿望遠東行去，見一座雕花門樓，雙扉緊閉。上前輕輕扣了三四下，就有個垂髻女童，呀的開門。那女童身穿緇衣，腰繫絲絲，打扮得十分齊整。見了赫大卿，連忙問訊。大卿還了禮，跨步進去時，一帶三間佛堂，雖不甚大，倒也高敞。中間三尊大佛，相貌莊嚴，金光燦爛。大卿向佛作了揖，對女童道：「煩報令師，說有客相訪。」女童道：「相公請坐，待我進去傳說。」

須臾間，一個少年尼姑出來，向大卿稽首。大卿急忙還禮，用那雙開不開、合不合、慣輸情、專賣俏、軟眯的俊眼，仔細一觀。這尼姑年紀不上二十，面龐白晳如玉，天然豔冶，韻格非凡。大卿看見恁般標緻，喜得神魂飄蕩。一個揖作了下去，卻像初出鍋的糝粬，軟做一塌，頭也伸不起來。禮罷，分賓主坐下，想道：「今日撞了一日，並不曾遇得個可意人兒，不想這所在倒藏著如此妙人。須用些水磨工夫撩撥他，不怕不上我的鉤兒。」大卿正在腹中打點草稿，誰知那尼姑亦有此心。

從來尼姑庵也有個規矩，但凡客官到來，都是老尼迎接答話。那少年的，如閨女一般，深居簡出，非細相熟的主顧，或是親戚，方才得見。若是老尼出外，或是病臥，竟自辭客。

就有非常勢耀，便立心要來認那小徒，也少不得三請四喚，等得你個不耐煩，方才出來。這個尼姑為何挺身而出？有個緣故。他原是個真念佛、假修行、愛風月、嫌冷靜、怨恨出家的主兒。偶然先在門隙裡，張見了大卿這一表人材，倒有幾分看上了。所以挺身而出。當下兩隻眼光，就如針兒遇著磁石，緊緊的攝在大卿身上，笑嘻嘻地問道：「相公尊姓貴表？」

府上何處？至小庵有甚見諭？」大卿道：「小生姓赫名大卿，就在城中居住，今日到郊外踏青，偶步至此。久慕仙姑清德，順便拜訪。」尼姑謝道：「小尼僻居荒野，無德無能，謬承枉顧，蓬筆生輝。此間來往人雜，請裡面軒中待茶。」大卿見說請到裡面吃茶，料有幾分光景，好不歡喜，即起身隨入。

行過幾處房屋，又轉過一條回廊，方是三間淨室，收拾得好不精雅。外面一帶，都是扶欄，庭中植梧桐二樹，修竹數竿，百般花卉，紛紜輝映，但覺香氣襲人。正中間供白描大士像一軸，古銅爐中，香煙馥馥，下設蒲團一坐；左一間放著朱紅廚櫃四個，都有封鎖，想是收藏經典在內；右一間用圍屏圍著，進入看時，橫設一張桐柏書桌，左設花藤小椅，右邊靠壁一張斑竹榻兒，壁上懸一張斷紋古琴，書桌上筆硯精良，纖塵不染。側邊有經卷數帙。隨手拈一卷翻看，金書小楷，字體摹仿趙松雪，後注年月，下書弟子空照薰沐寫。大卿問：「空照是何人？」答道：「就是小尼賤名。」大卿麼復玩賞，誇之不已。兩個隔著桌子對面而坐。女童點茶到來。空照雙手捧過一盞，遞與大卿，自取一盞相陪。那手十指尖尖，嫩白可愛。大卿接過，啜在口中，真個好茶！有品洞賓茶詩為證：

玉蕊旗槍稱絕品，僧家造法極工夫。

兔毛甌淺香雲白，蝦眼湯翻細浪休。

斷送睡魔離兒席，增添清氣入肌膚。

幽叢自落溪窠外，不肯移根入上都。

大卿問道：「仙庵共有幾位？」空照道：「師徒四眾。家師年老，近日病廢在牀，當家就是小尼。」指著女童道：「這便是小徒。他還有師弟在房裡誦經。」赫大卿道：「仙姑出家幾時了？」空照道：「自七歲喪父，送入空門，今已十二年矣。」

赫大卿道：「青春十九，正在妙齡，怎生受此寂靜？」空照道：

「相公休得取笑！出家勝俗家數倍哩。」赫大卿道：「那見得出家的勝似俗家？」空照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並無閒事纏擾，又無兒女牽絆，終日誦經念佛，受用一爐香、一壺茶，倦來眠紙帳，閒暇理絲桐，好不安閒自在。」大卿道：「閒暇理絲桐，彈琴時也得個知音的人兒在旁喝彩方好。這還罷了。則這倦來眠紙帳，萬一夢魘起來，沒人推醒，好不怕哩！」空照已知大卿下釣，含笑而應道：「夢魘殺了人也不要相公償命。」大卿也笑道：「別的魘殺了一萬個全不在小生心上，像仙姑恁般高品，豈不可惜！」兩下你一句，我一聲，漸漸說到分際。大卿道：「有好茶再求另烹一壺來吃。」空照已會意了。便教女童去廊下烹茶。

大卿道：「仙姑臥房何處？是什麼紙帳？也得小生認一認。」

空照此時欲心已熾，按捺不住，口裡雖說道：「認他怎麼？」卻早已立起身來。大卿上前擁抱，先做了個「呂」字。空照往後就走。大卿接腳跟上。空照輕輕的推開後壁，後面又有一層房屋，正是空照臥處。擺設更自濟楚。大卿也無心觀看，兩個相抱而入。有《小尼雜曲》兒為證：

小尼姑，在庵中，手拍著桌兒怨命。平空裡弔下個俊俏官人，坐談有幾句話，聲口兒相應。你貪我不捨，一拍上就圓成。雖然不是結髮的夫妻，也難得他一個字兒叫做宵。

二人不提防女童推門進來，連忙起身。女童放下茶兒，掩口微笑而去。看看天晚，點起燈燭，空照自去收拾酒裡蔬菜，擺做一桌，與赫大卿對面坐下。又恐兩個女童泄漏機關，也教來坐在旁邊相陪。空照道：「庵中都是吃齋，不知貴客到來，未曾備辦葷味，甚是有慢。」赫大卿道：「承賢師徒錯愛，已是過分。若如此說，反令小生不安矣。」當下四人杯來盞去，吃到半酣，大卿起身捱至空照身邊，把手勾著頸兒，將酒飲過半杯，遞到空照口邊。空照將口來承，一飲而盡。兩個女童見他肉麻，起身迴避。空照一把扯道：「既同在此，料不容你脫白。」二人摔脫不開，將袖兒掩在面上。大卿上前抱住，扯開袖子，就做了個嘴兒。二女童年在當時，情竇已開，見師父容情，落得快活。四人摟做一團，纏做一塊，吃得個大醉，一牀而臥，相偎相抱，如漆如膠。赫大卿放出平生本事，竭力奉承。尼姑俱是初得甜頭，恨不得把身子並做一個。

到次早，空照叫過香公，賞他三錢銀子，買囑他莫要泄漏。又將錢鈔教去買辦魚肉酒果之類。那香公平昔間，捱著這幾碗黃淡飯，沒甚肥水到口，眼也是盲的，耳也是聾的，身子是軟的，腳兒是慢的。此時得了這三錢銀子，又見要買酒肉，便覺眼明手快，身子如虎一般健，走跳如飛。那消一個時辰，都已買完，安排起來，款待大卿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非空庵原有兩個房頭，東院乃是空照，西院的是靜真，也是個風流女師。手下止有一個女童，一個香公。那香公因見東院連日買辦酒肉，報與靜真。靜真猜算空照定有些不三不四的勾當，教女童看守房戶，起身來到東院門口，恰好遇見香公，左手提著一個大酒壺，右手拿個籃兒，開門出來。兩下打個照面，即問道：「院主往那裡去？」靜真道：「特來與師弟閒話。」香公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先去通報。」靜真一手扯住道：「我都曉得了，不消你去打照會。」香公被道著心事，一個臉登時漲紅，不敢答應。只得隨在後邊，將院門閉上，跟至淨室門口，高叫道：「西院院主在此拜訪。」空照聞言，慌了手腳，沒做理會，教大卿閃在屏後，起身迎住靜真。

靜真上前一把扯著空照衣袖，說道：「好呀，出家人幹的好事，敗壞山門。我與你到裡正處去講。」扯著便走。嚇得個空照臉兒就如七八樣的顏色染的，一搭兒紅一搭兒青，心頭恰像千百個鐵槌打的，一回兒上一回下，半句也對不出，半步也行不動。靜真見他這個模樣，呵呵笑道：「師弟不消著急！我產是要你。但既有佳賓，如何瞞著我獨自受用？還不快請來相見？」空照聽了這話，方才放心，遂令大卿與靜真相見。

大卿看靜真姿容秀美，豐彩動人，年紀有二十六上下。

雖然長於空照，風情比他更勝，乃問道：「師兄上院何處？」靜真道：「小尼即此庵西院，咫尺便是。」大卿道：「小生不知，失於奉謁。」兩下閒敘半晌。靜真見大卿舉止風流，談吐開爽，凝眸留盼，戀戀不捨。歎道：「天下有此美士，師弟何幸，獨擅其美！」空照道：「師兄不須眼熱。倘不見外，自當同樂。」

靜真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佩德不淺。今晚奉候小坐，萬祈勿外。」

說罷，即起身別。回至西院，準備酒肴伺候。不多時，空照同赫大卿攜手而來。女童在門口迎候。赫大卿進院，看時，房廊花徑，亦甚委曲。三間淨室，比東院的更覺精雅。但見：

瀟灑亭軒，清虛戶牖。畫列江南煙景，香焚真臘沉檀。庭前修竹，風搖一派珮環聲；簾外奇花，日照千層錦繡色。松陰入檻琴書潤，山色侵軒枕簟涼。

靜真見大卿已至，心中歡喜。不復敘禮，即便就坐。茶罷，擺上果酒肴饌。空照推靜真坐在赫大卿身邊。自己對面相陪，又扯女童打橫而坐。四人三杯兩盞，飲勾多時。

赫大卿把靜真抱置膝上，又教空照坐至身邊，兩手勾著頸項兒，百般旖旎。旁邊女童面紅耳熱，也覺動情。直飲到黃昏時分，空照起身道：「好做新郎，明日當來賀喜。」討個燈兒，送出門口自去。女童叫香公關門閉戶，進來收拾家火，將湯淨過手腳。赫大卿抱著靜真上牀，解脫衣裳，鑽入被中。睡至已牌時分，方才起來。自此之後，兩院都買囑了香公，輪流取樂。赫大卿淫欲無度，樂極忘歸。將近兩月，大卿自覺身子因倦，支持不來，思想回家，怎奈尼姑正是少年得趣之時，那肯放舍。

赫大卿再三哀告道：「多承雅愛，實不忍別。但我到此兩月有餘，家中不知下落，定然著忙。待我回去，安慰妻孥，再來陪奉。不過四五日之事，卿等何必見疑？」空照道：「既如此，今晚備一酌為餞，明早任君回去。但不可失信，作無行之人。」赫大卿設誓道：「若忘卿等恩德，猶如此日！」空照即到古院，報與靜真。靜真想了一回道：「他設誓雖是真心，但去了必不能再至。」空照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靜真道：「是這樣一個風流美貌男子，誰人不愛！況他生平花柳多情，樂地不少。逢著便留戀幾時。雖欲要來，勢不可得。」空照道：「依你說還是怎樣？」靜真道：「依我卻有個絕妙策兒在此，教他無繩自縛，死心塌地守著我們。」空照連忙問計。靜真伸出手疊著兩個指頭，說將出來，有分教赫大卿：

生於錦繡叢中，死在牡丹花下。

當下靜真道：「今夜若說錢行，多勸幾杯，把來灌醉了，將他頭髮剃淨，自然難回家去。況且面龐又像女人，也照我們妝束，就是達摩祖師親來也相不出他是個男子。落得永遠快活。且又不擔干係，豈非一舉兩便！」空照道：「師兄高見，非我可及。」

到了晚上，靜真教女童看守房戶，自己到東院見了赫大卿道：「正好歡娛，因甚頓生別念？何薄情至此！」大卿道：

「非是真情，只因離家已久，妻孥未免懸望，故此暫別數日，即來陪侍。豈敢久拋，忘卿恩愛！」靜真道：「師弟已允，我怎么好勉強。但君不失所期，方為信人。」大卿道：「這個倒不須多囑！」少頃，擺上酒肴，四尼一男，團團而坐。靜真道：

「今夜置此酒，乃離別之筵，須大家痛醉。」空照道：「這個自然！」當下更番勸酬，直飲至三鼓，把赫大卿灌得爛醉如泥，不省人事。靜真起來，將他巾幘脫了，空照取出剃刀，把頭髮剃得一莖不存，然後扶至房中去睡，各自分別就寢。

赫大卿一覺，直至天明，方才甦醒。旁邊伴的卻是空照。

翻轉身來，覺道精頭皮在枕上抹過。連忙把手摸時，卻是一個精光葫蘆。吃了一驚，急忙坐起，連叫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空照驚醒轉來，見他大驚小怪，也坐起來道：「郎君不要著惱！」

因見你執意要回，我師徒，一頭即倒在懷中，撒嬌撒癡，淫聲浪語，迷得個赫大卿毫無主張，乃道：「雖承你們好意，只是下手太狠！如今叫我怎生見人？」空照道：「待養長了頭髮，見也未遲。」赫大卿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他，做尼姑打扮，住在庵中，晝夜淫樂。空照、靜真已自不肯放空，又加添兩個女童：

或時做聯牀會，或時做亂點軍，那壁廂貪淫的肯行謙讓，這壁廂買好的敢惜精神？兩柄快斧不夠劈一塊枯柴，一個疲兵怎能當發四員健將。燈將滅而復明，縱是強陽之火；漏已盡而猶滴，那有潤澤之時。任教鐵漢也消溶，這個殘生難過活。

大卿病已在身，沒人體恤。起初時還三好兩歉，尼姑還認是躲避差役。次後見他久眠牀褥，方才著急。意欲送回家去，卻又頭上沒了頭髮，怕他家盤問出來，告到官司，敗壞庵院，住身不牢。若留在此，又恐一差兩誤，這屍首無處出脫，被地方曉得，弄出事來，性命不保。又不敢請覓醫人看治。止教香公去說病討藥。猶如澆在石上，那有一些用處。空照、靜真兩個，煎湯送藥，日夜服侍，指望他還有痊好的日子。誰知病勢轉加，淹淹待斃。空照對靜真商議道：「赫郎病體，萬無生理，此事卻怎麼處？」靜真想了一想道：「不打緊！」

如今先教香公去買了幾擔石灰。等他走了路，也不要尋外人收拾；我們自己與他穿著衣服，依般尼姑打扮。棺材也不必去買，且將老師父壽材來盛了。我與你同著香公女童相幫抬到後園空處，掘個深穴，將石灰傾入，埋藏在內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那個曉得！」不道二人商議。

且說赫大卿這日睡在空照房裡，忽地想起家中，眼前並無一個親人，淚如雨下。空照與他拭淚，安慰道：「郎君不須煩惱！少

不得有好的日子。」赫大卿道：「我與二卿邂逅相逢，指望永遠相好。誰想緣分淺薄，中道而別，深為可恨。但起手原是與卿相處。今有一句要緊話兒，托卿與我周旋。萬乞不要違我。」空照道：「郎君如有所囑，必不敢違。」赫大卿將手向枕邊取出一條鴛鴦繡來。——如何叫做鴛鴦繡？原來這繡半條是鸚哥綠，半條是貓兒黃，兩樣顏色合成，所以謂之鴛鴦繡。——當下大卿將繡付與空照，含淚而言道：「我自到此，家中分毫不知。今將永別，可將此繡為信，報知吾妻，教他快來見我一面，死亦瞑目。」空照接繡在手，忙使女童請靜真到廂房內，將繡與他看了，商議報信一節。靜真道：「你我出家之人，私藏男子，已犯明條。況又弄得淹淹欲死。他渾家到此，怎肯干休，必然聲張起來。你我如何收拾？空照到底是個嫩貨，心中猶預不忍。靜真劈手奪取繡來，望著天花板上丟，眼見得繡有好幾時不得世哩。空照道：「你撇了這繡兒，教我如何去回覆赫郎？」靜真道：「你只說已差香公將繡送去了，他娘子自不肯來，難道問我個違限不成？」空照依言回覆了大卿。大卿連日一連問了幾次，只認渾家懷恨，不來看他，心中愈加悽慘，嗚嗚而泣。又捱了幾日，大限已到，嗚呼哀哉。

地下忽添貪色鬼，人間不見假尼姑。

二尼見他氣絕，不敢高聲啼哭，飲泣而已。一面燒起香湯，將他身子揩抹乾淨，取出一套新衣，穿著停當，叫起兩個香公，將酒飯與他吃飽，點起燈燭，到後園一株大柏樹旁邊，用鐵鍬掘了個大穴，傾入石灰，然後抬出老尼姑的壽材，放在穴內。鋪設好了，也不管時日利也不利，到房中把屍首翻在一扇門板之上，眾尼相幫香公，打至後園，盛殮在內。掩上材蓋，將就釘了。又傾上好些石灰，把泥堆上，勻攤與平地一般，並無一毫形跡。可憐赫大卿自清明日纏上了這尼姑，到此三月有餘，斷送了性命，妻孥不能一見，撇下許多家業，埋於荒園之中，深為可惜！有小詞為證：

貪花的，這一番你走錯了路！千不合，萬不合，不該纏那小尼姑！小尼姑是真色鬼，怕你纏他不過。

頭皮兒都播光了，連命也嗚呼！埋在寂寞的荒園，這也是貪花的結果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赫大卿渾家陸氏，自從清明那日赫大卿遊春去了，四五日不見回家。只道又在那個娼家留戀，不在心上。已後十來日不回，叫家人各去挨問，都道清明之後，從不曾見。陸氏心上著忙。看看一月有餘，不見蹤跡。陸氏在家日夜啼哭，寫了帖子，各處黏貼，並無下落，合家好不著急！

那年秋間久雨，赫家房子倒壞甚多。因不見了家主，無心葺理，直至十一月間，方喚幾個匠人修造。一日，陸氏自走出來，計點工程，一眼覷著個匠人，腰間繫一條鴛鴦繡兒，依稀認得是丈夫束腰之物，吃了一驚。連忙喚丫鬟教那匠人解下來看。這匠人叫做蒯三，泥水木作，件件精熟，有名的三料匠。赫家是頂門主顧，故此家中大小上下無不認得。當下見掌家娘婦要看，連忙解下，交於丫鬟。丫鬟又遞與陸氏。

陸氏接在手中，反覆仔細一認，分毫不差。只因這條繡兒，有分教：

貪淫浪子名重播，諛色尼姑禍忽臨。

原來當初買這繡兒，一樣兩條，夫妻各繫其一。今日見了那繡，物是人非，不覺撲簌簌流下淚來。即叫蒯三問道：「這繡你從何處得來的？」蒯三道：「在城外一個尼姑庵裡拾的。」陸氏道：「那庵叫什麼庵？尼姑喚甚名字？」蒯三道：「這庵有名的非空庵。有東西兩院，東房叫做空照，西房叫做靜真。還有幾個不曾剃髮的女童。」陸氏又問：「那尼姑有多少年紀了？」蒯三道：「都只好二十來歲。倒也有十分顏色。」

陸氏聽了，心中揣度：「丈夫一定戀著那兩個尼姑，隱他庵中了，我如今多著幾個人將了這繡，叫蒯三同去做個證見，滿庵一搜，自然出來的。」方才轉步，忽又想到：「焉知不是我丈夫掉下來的？莫要枉殺了家人。再問他個備細。」陸氏又叫住蒯三道問道：「你這繡幾時拾的？」蒯三道：「不上半月。」陸氏又想到：「原來半月之前，丈夫還在庵中。事有可疑！」又問道：「你在何處拾的？」蒯三道：「在東院廂房內，天花板上拾的，也是大雨中淋漏了屋，教我去翻瓦，故此拾得，不敢動問大娘子，為何見了此繡，只管盤問？」陸氏道：「這繡是我大官人的。自從春間出去，一向並無蹤跡。今日見了這繡，少不得繡在那裡，人在那裡。如今就要同你去與尼姑討人。尋著大官人回來，照依招子上重重謝你。」蒯三聽罷，吃了一驚：

「那裡說起！卻在我身上要人！」便道：「繡便是我拾得，實不知你們大官人事體。」陸氏道：「你在庵中共做幾日工作？」蒯三道：「西院共有十來日，至今工錢尚還我不清理。」陸氏道：

「可曾見我大官人在他庵裡麼？」蒯三道：「這個不敢說慌，生活便做了這幾日，任我們穿房入戶，卻從不曾見大官人的影兒。」陸氏想道：「若人不在庵中，就有此繡，也難憑據。」左思右算，想了一回，乃道：「這繡在庵中，必定有因。或者藏於別處，也未可知。適才蒯三說庵中還有工錢。我如今賞他一兩銀子，教他以討銀為名，不時去打探，少不得露出些主角來，那時著在尼姑身上，自然有個下落。」即喚過蒯三，吩咐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。「先賞你一兩銀子。若得了實信，另有重謝。」那匠人先說有一兩銀子，後邊還有重謝，滿口應承，任憑差遣。陸氏回到房中，將白銀一兩付與，蒯三作謝回家。

到了次日，蒯三捱到飯後，慢慢的走到非空庵門口。只見西院的香公坐在門檻上，向著日色脫開衣服捉蟲子。蒯三上前叫聲香公。那老兒抬起頭來，認得是蒯匠，便道：「連日不見。怎麼有工夫閒走？院主正要尋你做些小生活，來得湊巧。」蒯匠見說，正合其意，便道：「不知院主正要做什么？」

香公道：「說便恁般說，連我也不知。同進去問，便曉得。」把衣服束好，一同進來。彎彎曲曲，直到裡邊淨室中。靜真坐在那裡寫經。香公道：「院主，蒯待詔在此。」靜真把筆放下道：「剛要著香公來叫你做生活，恰來得正好。」蒯三道：「不知院主要做甚麼生活？」靜真道：「佛前那張供桌，原是祖傳下來的，年深月久，漆都落了。一向要換，沒有個施主。前日蒙錢奶奶發心舍下幾根木子，今要照依東院一般做張佛壇。」

選著明日是個吉期，便要動手。必得你親手製造；那樣沒用副手，一個也成不得的。工錢索性一並罷。」蒯三道，「恁樣，明日準來。」口中便說，兩隻眼四下瞧看。靜室內空空的，料沒個所在隱藏。即便轉身，一路出來，東張西望，想道：「這繡在東院拾的，還該到那邊去打探。」走出院門，別了香公，經到東院。

見院門半開半掩，把眼張看，並不見個人兒。輕輕的捱將進去，捏手捏腳逐步走入。見鎖著的空房，便從門縫中張望，並無聲息，卻走到廚房門首，只聽得裡邊笑聲，便立定了腳，把眼向窗中一覷，見兩個女童攪做一團玩耍。須臾間，小的跌倒在地，大的便扛起雙足，跨上身去，學男人行事，捧著親嘴。小的便喊。大的道：「孔兒也被人弄大了，還要叫喊！」蒯三正看得得意，忽地一個噴嚏，驚得那兩個女童連忙跳起，問道：「那個？」蒯三走近前去，道：「是我。院主可在家麼？」口中便說，心內卻想著兩個舉動，忍笑不住，格的笑了一聲。女童覺道被他看見，臉都紅了道：「蒯待詔，有甚說話？」蒯三道：「沒有甚話。要問院主借工錢用用。」女童道：「師父不在家，改來罷。」蒯三見回了，不好進去，只得覆身出院。兩個女童把門關上，口內罵道：「這蠻子好像做賊的，聲息不見，已到廚下了。恁樣可惡！」蒯三明明聽得，未見實跡，不好發作。一路思想：「孔兒被人弄大，這句話雖不甚明白，卻也覺得蹊蹺。且到明日再來探聽。」

至次日早上，帶著傢伙，逕到西院，將木子量划尺寸，運動斧鋸裁截，手中雖做傢伙，一心察聽赫大卿消息。約莫未牌時分，靜真走出觀看，兩下說了一回閒話，忽然抬頭見香燈中火滅，便教女童去取火。女童去不多時，將出一個燈火盞兒，放在桌上，便去解繩，放那燈香。不想繩子放得忒鬆了，那盞燈望下直溜。事有湊巧，物有偶然，香燈剛落下來，恰好靜真立在其下，不歪不斜，正打在他的頭上。撲的一聲，那盞燈碎做兩片，這油從頭直澆到底。靜真心中大怒，也不顧身上油污，趕上前一把揪住女童頭髮，亂打亂踢，口中罵道：「騷淫淫娼婦根，被人入昏了，全不照管，污我一身衣服！」

蒯三撇下手中斧鑿，忙來解勸開了。靜真怒氣未息，一頭走，一頭罵，往裡邊更換衣服去了。那女童打的頭髮散做一背，哀哀而哭。見他進來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「打翻了油便恁般打罵！」

你活活弄死了人，該問甚麼罪哩？」蒯三聽得這話，即忙來問。

正是：

情知語似鉤和線，從頭釣出是非來。

原來這女童年紀也在當時，初起見赫大卿與靜真百般戲弄，心中也欲得嚐嚐滋味。怎奈靜真情性利害，比空照大不相同，極要拈酸吃醋。只為空照是首事之人，姑容了他。漢子到了自己房頭，囫圇吃在肚子，還嫌不能，怎肯放些須空隙與人！女童含忍了多時，銜恨在心，今日氣怒間，一時把真話說出，不想正湊了蒯三之趣。當下蒯三問道：「他怎麼弄死了人？」女童道：「與東房這些淫婦，日夜輪流快活，將一個赫監生斷送了。」蒯三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女童道：「東房後園大柏樹下埋的不是？」蒯三還要問時，香公走將出來。便大家住口。女童自哭向裡邊去了。

蒯三思量這話，與昨日東院女童的正是暗合，眼見得這事有九分了。不到晚，只推有事，收拾傢伙，一口氣跑至赫家，請出陸氏娘子，將上項事一一說知。陸氏見丈夫死了，放聲大哭。連夜請親族中商議停當，就留蒯三在家宿歇。到次早，喚集童僕，共有二十來人，帶了鋤頭鐵鍬斧頭之類，陸氏把孩子教養娘看管，乘坐轎子，蜂湧而來。

那庵離城不過三里地，頃刻就到了。陸氏下了轎子，留一半人在門口把住，其餘的擔著鋤頭鐵鍬，隨陸氏進去。蒯三在前引路，逕來到東院扣門。那時庵門雖開，尼姑們方才起身。香公聽得扣門，出來開，看見有女客，只道是燒香的，進去報與空照知道。那蒯三認得裡面路徑，引著眾人，一直望裡邊逕闖，劈面遇著空照。空照見蒯三引著女客，便道：

「原來是蒯待詔的宅眷。」上前相迎。蒯三、陸氏也不答應，將他擠在半邊。眾人一溜煙向園中去了。空照見勢頭勇猛，不知有甚緣故，隨腳也趕到園中。見眾人不到別處，行至大柏樹下，運起鋤頭鐵耙，四下亂掘。空照知事已發覺，驚得面如土色。連忙覆身進來，對著女童道：「不好了！赫郎事發了！」

快些隨我來逃命！」兩個女童都嚇得目睜口呆，跟著空照罄身而走。方到佛堂前，香公來報說：「庵門口不知為甚，許多人守在，不容我出去。」空照連聲叫：「苦也！且往西院去再處。」四人飛到西院，敲開院門，吩咐香公閉上。「倘有人來扣，且不要開。」趕到裡邊，那裡靜真還未起身，門上閉著。

空照一片聲亂打。靜真聽得空照聲音，急忙起來，穿著衣服，走出問道：「師弟為甚這般忙亂？」空照道：「赫郎事體，不知那個漏了消息，蒯木匠這天殺，同了許多人逕趕進後園，如今在那裡發掘了。我欲要逃走，香公說門前已有人把守，出去不得。特來與你商議。」靜真聽說，吃這一驚，卻也不小！

說道：「蒯匠昨日也在這裡做生活，如何今日便引人來？卻又知處恁般詳細。必定是我庵中有人走漏消息，這奴狗方才去報新聞。不然，何由曉得我們的隱事。」那女童在旁聞得，懊悔昨日失言，好生驚惶，東院女童道：「蒯匠有心，想非一日了。前日便悄悄直到我家廚下來聽消耗，被我們發作出門。但不知那個泄漏的？」空照道：「這事且慢理論。只是如今卻怎麼處？」靜真道：「更無別法，只有一個走字。」空照道：「門前有人把守。」靜真道：「且看後門。」先教香公打探，回說並無一人。空照大喜，一面教香公把外邊門戶一路關鎖，自己到房中取了些銀兩，其餘盡皆棄下。連香公共是七人，一齊出了後門，也把鎖兒鎖了。空照道：「如今走在那裡去躲好？」

靜真道：「大路上走，必然被人遇見，須從僻路而去。往極東庵暫避。此處人煙稀少，無人知覺，了緣與你我情分又好，料不推辭。待事平定，再作區處。」空照連聲道是，不管地上高低，望著小徑，落荒而走，投極樂庵躲避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陸氏同蒯三眾人，在柏樹下一齊著力，鋤開面上土泥，露出石灰，都道是了。那石灰經了水，並作一塊，急切不能得碎。弄了大一回，方才看見材蓋。陸氏便放聲啼哭。眾人用鐵鍬壘去兩邊石灰，那材蓋卻不能開。外邊把門的等得心焦，都奔進來觀看。正見弄得不了不當，一齊上前相幫，掘將下去，把棺木弄清，提起斧頭，砍開棺蓋。打開看時，不是男子，卻是一個尼姑。眾人見了，都慌做一堆。也不去細認，俱面面相覷，急把材蓋掩好。

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：赫大卿死未週年，雖然沒有頭髮，夫妻之間，難道就認不出了？看官有所不知。那赫大卿初出門時，紅紅白白，是個俊俏子弟，在庵中得了怯症，久臥牀褥，死時只剩得一把枯骨。就是引鏡自照，也認不出當初本身了。

況且驟然見了個光頭，怎的不認做尼姑？當下陸氏倒埋怨蒯三起來，道：「特地教你探聽，怎麼不問個的確，卻來虛報？」

如今弄這把戲，如何是好？」蒯三道：「昨天小尼明明說的，如何是虛報？」眾人道：「見今是個尼姑了，還強辯到那裡去！」

蒯三道：「莫不掘錯了？再在那邊壘下去看。」內中有個老年親戚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律上說，開棺見屍者斬。況發掘墳墓，也該是個斬罪。目今我們已先犯著了，倘再掘起一個尼姑，倒去頂兩個斬罪不成？不如快去告官，拘昨日說的小尼來問，方才扯個兩平。若被尼姑先告，倒是老大利害。」眾人齊聲道是，急忙引著陸氏就走。那老者又道：「不好了！這些尼姑，不是去叫地方，一定先去告狀了，快走，快走！」嚇得眾人一個個心下慌張，恨不能脫離了此處，教陸氏上了轎子，飛也似亂跑，望新淦縣前來稟官。進得城時，親戚們就躲去了一半。

正是話分兩頭，卻是陸氏帶來人眾內，有個僱工人，叫做毛潑皮，只道棺中還有甚東西，閃在一邊，讓眾人去後，揭開材蓋，掀起衣服，上下一翻，更無別物。也是數合當然，不知怎地一扯，那褲子直褪下來，露出那件話兒。毛潑皮看了笑道：「原來不是尼姑，卻是和尚。」依舊將材蓋好，走出來四處張望。見沒有人，就窺到一個房裡，正是空照的淨室。只揀細軟取了幾件，揣在懷裡，離了非空庵，急急追到縣前。

正值知縣相公在外拜客。陸氏和眾人在那裡伺候。毛潑皮上前道：「不要著忙，我放不下，又轉去相看。雖不是大官人，卻也不是尼姑，倒是個和尚。」眾人都歡喜道：「如此還好！只不知這和尚，是甚寺裡，卻被那尼姑謀死？」你道天下有恁般巧事！正說間，旁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，問道：「有甚和尚謀死在那個尼姑庵裡？怎麼一個模樣？」眾人道：「是城外非空庵東院，一個長長的黃瘦小和尚，像死不多時哩。」老和尚見說，便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一定是我的徒弟了。」眾人問道：「你徒弟如何卻死在那裡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老僧是無法寺住持覺圓，有個徒弟叫做去非，今年二十六歲，專一不學長俊，老僧管他不下。自今八月間出去，至今不見回來。他的父母又極護短，不說兒子不學好，反告小僧謀死。今日在此候審。」

若得死的果然是他，也出脫了老僧。」毛潑皮道：「老師父，你若肯請我，引你去看如何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可知好麼！」

正待走動，只見一個老兒，同著一個婆子，趕上來，把老和尚接連兩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賊禿！把我兒子謀死在那裡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你兒子與非空庵尼姑串好，不知怎樣死了，埋在他後園。」指著毛潑皮道：「這位便是證見。」扯著他便走。

那老兒同婆子一齊跟來，直到非空庵。那時庵傍人家盡皆曉得，若老若幼，俱來觀看。毛潑皮引著老和尚，直至裡邊。只見一間房裡，有人叫響。毛潑皮推門進去看時，卻是一個將死的老尼姑，睡在牀上叫喊：「肚裡餓了，如何將飯來我吃？」

毛潑皮也不管他，依舊把門拽上了。同老和尚到後園柏樹下，扯開材蓋。那婆子同老兒擦磨老眼仔細看，依稀有些相像，便放聲大哭。看的人都擁做一堆，問起根由，毛潑皮指手劃腳，剖說那事。老和尚見他認了，只要出脫自己，不管真假，一把扯道：

「去，去，去，你兒子有了，快去稟官，拿尼姑去審問明白，再哭未遲。」那老只得住了，把材蓋好，離了非空庵，飛奔進城。

到縣前時，恰好知縣相公方回。那拘老和尚的差人，不見了原被告，四處尋覓，奔了個滿頭汗。赫家眾人見毛潑皮老和尚到了，都來問道：「可真是你徒弟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千真萬真！」眾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並做一事，進去稟罷。」差人帶一千人齊到裡邊跪下。

倒先是赫家人上去稟說家主不見緣由，並見蒯匠絲線，及庵中小尼所說，開棺卻是和尚屍首，前後事一一細稟。然後老和尚上

前稟說，是他徒弟，三月前驀然出去，不想死在尼姑庵裡，被伊父母許告。「今日已見明白，與小僧無干，望乞超豁。」知縣相公向那老兒道：「果是你的兒子麼？不要錯了。」

老兒稟道：「正是小人的兒子，怎麼得錯！」知縣相公即差四個公差到庵中拿尼姑赴審。

差人領了言語，飛也似趕到庵裡，只見看的人，便擁進擁出，那見尼姑的影兒。直尋到一間房裡，單單一個老尼在牀將死快了。內中有一個道：「或者躲在西院。」急到西院門口，見門閉著。敲了一回，無人答應。公差心中焦躁，俱從後園牆上爬將過去。見前後門戶，盡皆落鎖。一路打開搜著，並不見個人跡。差人各溜過幾件細軟東西，到拿地方同去回官。

知縣相公在堂等候，差人稟道：「非空庵尼姑都逃躲不知去向，拿地方在此回話。」知縣問道：「你可曉得尼姑躲在何處？」地方道：「這個小人們那裡曉得！」知縣喝道：「尼姑在地方上偷養和尚，謀死人命，這等不法勾當，都隱匿不報。如今事露，卻又縱容躲過，假推不知。既如此，要地方何用？」

喝教拿下去打。地方再三苦告，方才饒得。限在三日內，誰要一千人犯。召保在外，聽候獲到審問。又發兩張封皮，將庵門封鎖不提。

且說空照、靜真同著女童香公來到極樂庵中。那庵門緊緊閉著。敲了一大回，方才香公開門出來。眾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齊擁入。流水叫香公把門閉上。庵主了緣早已在門旁相迎，見他們一窩子都來，且是慌慌張張，料想有甚事故。

請在佛堂中坐下。一面教香公去點茶。遂開言問其來意。靜真扯在半邊，將上項事細說一遍，要借庵中躲避。了緣聽罷，老大吃驚。沉吟了一回，方道：「二位師兄有難來投，本當相留，但此事非同小可！往遠處逃遁，或可避禍。我這裡牆卑室淺，耳目又近。倘被人知覺，莫說師兄不脫，只怕連我也涉在渾水內。如何躲得！」

你道了緣因何不肯起來？他也是個廣開方便門的善知識，正勾搭萬法寺小和尚去非做了光頭夫妻，藏在寺中三個月。

雖然也扮作尼姑，常恐露出事來。故此門戶十分緊急。今日靜真也為那椿事敗露來躲避，恐怕被人緝著，豈不連他的事也出丑，因這上不肯相留。

空照師徒見了緣推托，面面相覷，沒做理會。到底靜真有些賊智，曉得了緣平昔貪財，便去袖中摸出銀子，揀上二三兩，遞與了緣道：「師兄之言，雖是有理，但事起倉卒，不曾算得個去路，急切投奔何處？望師兄念向日情分，暫容躲避兩三日。待勢頭稍緩，然後再往別處。這些少銀兩，送與師兄為盤纏之用。」果然了緣見著銀子，就忘了利害，乃道：

「若只住兩三日，便不妨礙。如何要師兄銀子！」靜真道：「在此攪擾，已是不當，豈可又費師兄。」了緣假意謙讓一回，把銀收過，引入裡邊去藏躲。

且說小和尚去非，聞得香公說是非空庵師徒五眾，且又生得標緻，忙走出來觀看。兩下卻好打個照面，各打了問訊。

靜真仔細一看，卻不認得。問了緣道：「此間師兄，上院何處？」

怎麼不曾相會？」了緣扯個謊道：「這是近日新得的師弟，故此師兄還認不得。」那小和尚見靜真師徒姿色勝似了緣，心下好不歡喜，想道：「我好造化！那裡說起，天賜這幾個妙人在此，少不得都刮上他，輪流兒取樂快活！」當下了緣備辦些素齋款待。

靜真、空照心中有事，耳熱眼跳，坐立不寧，那裡吃得下飲食。到了申牌時分，向了緣道：「不知庵中事體若何？欲要央你們香公去打聽個消息，方好計較長策。」了緣即叫香公前去。

那香公是個老實頭，不知利害，一逕奔到非空庵前，東張西望。那時地方人等正領著知縣鈞旨，封鎖庵門，也不管老尼死活，反鎖在內，兩皮封條，交叉封好。方待轉身，見那老頭探頭探腦，晃來晃去，情知是個細作，齊上前喝道：

「官府正要拿你，來得恰好！」一個拿起索子，向頸上便套。嚇得香公身酥腳軟，連聲道：「他們借我庵中躲避，央來打聽的。」

其實不干我事。」眾人道：「原曉得你是打聽的。快說是那個庵裡？」香公道：「是極樂庵裡。」

眾人得了實信，又叫幾個幫手，押著香公齊到極樂庵，將前後門把住，然後叩門。裡邊曉得香公回來，了緣急急出來開門，眾人一擁而入，迎頭就把手拿住，押進裡邊搜捉，不曾走了一個。那小和尚著了忙，躲在牀底下，也被搜出。了緣向眾人道：「他們不過借我庵中暫避，其實做的事體，與我分毫無干。情願送些酒錢與列位，怎地做個方便，饒了我庵裡罷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使不得！知縣相公好不利害哩！倘然問在何處拿的，教我們怎生回答？有干無干，我們總是不知，你自到縣裡去分辨。」了緣道：「這也容易，但我的徒弟用新出家的，這個可以免得。望列位做個人情。」眾人貪著銀子，卻也肯了。內中又有個道：「成不得！既是與他莫相干，何消這等著忙，直躲入牀底下去？一定也有些蹊蹺。我們休擔這樣干係。」眾人齊聲道是。都把索子扣了，連男帶女，共是十人，好像端午的粽子，做一串兒牽出庵門，將門封鎖好了，解入新淦縣來，一路上了緣埋怨靜真連累，靜真半字不敢回答。正是：

老龜蒸不爛，移禍於空桑。

是時天色傍晚，知縣已是退衙。地方人又帶回家去宿歇。

了緣悄悄與小和尚說道：「明日到堂上，你只認作新出家的徒弟，切莫要多講，待我去分說，料然無事。」到次日，知縣早衙，地方解進去稟道：「非空庵尼姑俱躲在極樂庵中，今已緝獲，連極樂庵尼姑通拿在此。」知縣教跪在月台東首，即差人喚集老和尚、赫大卿家人、蒯三，並小和尚父母來審。那消片刻，俱已喚到。令跪在月台西首。小和尚偷眼看見，驚異道：「怎麼我師父也涉在他們訟中？連爹媽都在此，一發好怪！」

心下雖然暗想，卻不敢叫，又恐師父認出，到把頭兒別轉，伏在地上。那老兒同婆子，也不管官府在上，指著尼姑，帶哭帶罵道：「沒廉的狗淫婦！如何把我兒子謀死？好好還我活的便罷！」小和尚聽得老兒與靜真討人，愈加怪異，想道：「我好端端活在此，那裡說起卻與他們索命？」靜真、空照還認是赫大卿的父母，那敢則聲。知縣見老老兒喧嚷，呵喝住了，喚空照、靜真上前問道：「你既已出家，如何不守戒律，偷養和尚，卻又將他謀死？從實招來，免受刑罰。」靜真、空照自己罪犯已重，心慌膽怯，那五臟六腑，猶如一團亂麻，沒有個頭緒，這時見知縣不問赫大卿的事情，去問什麼和尚之事，一發摸不著個頭路。靜真那張嘴頭子，平時極是能言快語，到這回恰如生漆獲牢，魚膠黏住，掙不出一個字兒。知縣連問四五次，剛剛掙出一句道：「小尼並不曾謀死那個和尚。」知縣喝道：「見今謀死了萬法寺和尚去非，埋在後園，還敢抵賴！」

快夾起來！」兩邊皂隸答應如雷，向前動手。了緣見知縣把屍首認做去非，追究下落，打著他心頭之事，老大驚駭，身子不搖自動，想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！他們乃赫監生的屍首道，卻到不問，反牽扯我身上的事來，真也奇怪！」心中沒想一頭處將眼偷看小和尚。小和尚已知父母錯認了，也看著了緣，面面相覷。

且說靜真、空照俱是嬌滴滴的身子、嫩嫩生生的皮肉，如何經得這般刑罰，夾棍剛剛套上，便暈迷了去，叫道：「爹爹不消用刑，容小尼從實招認。」知縣止住左右，聽他供招。二尼異口齊聲說道：「爹爹，後園埋的不是和尚，乃是赫監生的屍首。」赫家人聞說原是家主屍首，同蒯三俱跪上去，聽其情款。知縣道：「即是赫監生，如何卻是光頭？」二尼乃將赫大卿到寺遊玩，勾搭成姦，及設計剃髮，扮作尼姑，病死埋葬，前後之事，細細招出。知縣見所言與赫家昨日說話相合，已知是個真情。

又問道：「赫監生事已實了，那和尚還藏在何處？一發招來！」二尼哭道：「這個其實不知。就打死也不敢虛認。」知縣又喚女童、香公逐一細問，其說相同，知得小和尚這事與他無干。又喚了緣、小和尚上去問道：「你藏匿靜真同空照等在庵，一定與他是同謀的了，也夾起來！」了緣此時見靜真等供招明白，和尚之事，已不纏牽在內，腸子已寬了。從從容容的稟道：「爹爹不必加刑，容小尼細說。靜真等昨到小尼庵中，假說被人紮詐，權住一兩日，故此誤留。其他姦情之事，委實分毫不知。」又指著小和尚道：「這徒弟乃新出家的，與靜真等一發從不相認。況此等無恥勾當，敗壞佛門體面，即使未曾發出，小尼若稍知聲息，亦當出

首，豈肯事露之後，還敢藏匿。望爹爹詳情超豁。」知縣見他說的有理，笑道：「話到講得好，只莫要心不應口。」遂令跪過一邊。喝叫皂隸將空照、靜真各責五十，東房女童各責三十，兩個香公各打二十，都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打罷，知縣舉筆定罪。靜真、空照設計盜淫，傷人性命，依律擬斬。東房二女童，減等，杖八十，官賣。兩個香公，知情不舉，俱問杖罪。非空庵藏姦之藪，拆毀入官。了緣師徒雖不知情，但隱匿姦黨，杖罪納贖。西房女童，判令歸俗。赫大卿自作之孽，已死勿論。屍棺著令家屬領歸埋葬。判畢，各令畫供。

那老兒見屍首已不是他兒子，想起昨日這場啼哭，好生沒趣，愈加忿恨。跪上去稟知縣，依舊與老和尚要人。老和尚又說徒弟偷盜寺中東西，藏匿在家，反來圖賴，兩下爭執，連知縣也委決不下，意為老和尚謀死，卻不見形跡，難以入罪；將為果躲在家，這老兒怎敢又與他討人。想了一回，乃道：「你兒子生死沒個實據，怎好問得！且押出去，細訪個的確證見來回話。」當下空照、靜真、兩個女童都下獄中。了緣、小和尚並兩個香公，押出召保。老和尚與那老兒夫妻，原差押著，訪問去非下落。其餘人犯，俱釋放寧家。

大凡衙門，有個東進西出的規矩。這時一干人俱從西邊丹墀下走出去。那了緣因哄過了知縣，不曾出丑，與小和尚兩下暗地歡喜。小和尚還恐有人認得，把頭直低向胸前，落在眾人背後。也是合當敗露。剛出西腳門，那老兒又揪住老和尚罵道：「老賊禿！謀死了我兒子，又把別人的屍首來哄我麼？」夾嘴連腮，只管亂打。老和尚正打得連聲叫屈，沒處躲避，不想有十數個徒弟徒孫們，在那裡看出官，見師父被打，齊趕向前推翻了那老兒，揮拳便打。小和尚見父親吃虧，心中著急，正忘了自己是個假尼姑，竟上前勸道：「列位師兄不要動手。」眾和尚舉眼觀看，卻認是去非。忙即放了那老兒，一把扯住小和尚叫道：「師父，好了！去非在此！」押解差人還不知就裡，乃道：「這是極樂庵裡尼姑，押他去召保的，你們休錯認了。」眾和尚道：「哦！原來他假扮尼姑在極樂庵裡快活，卻害師父受累！」眾人才明白是個和尚，一齊都笑起來。旁邊只急得了緣叫苦連聲，面皮青染。老和尚分開眾人，揪過來，一連四五個聒子，罵道：「天殺的奴狗材！你便快活，害得我苦！且去見老爺來！」拖著便走。那老兒見了兒子已在，又做了假尼姑，料道到官必然責罰，向著老和尚連連叩頭道：

「老師父，是我無理得罪了！情願下情陪禮，乞念師徒分上，饒了我孩兒，莫見官罷！」老和尚因受了他許多荼毒，那裡肯聽，扭著小和尚直至堂上，差人押著了緣，也隨進來。

知縣看見問道：「那老和尚為何又結扭尼姑進來？」老和尚道：「爺爺，這不是真尼姑，就是小院徒弟去非假扮的。」知縣聞言，也忍笑不住道：「如何有此異事？」喝教小和尚從實供來。去非自知隱瞞不過，只得一一招承。知縣錄了口詞，將僧尼各責四十，去非依律問徒，了緣官賣為奴，極樂庵亦行拆毀。老和尚並那老兒，無罪釋放。又討連具枷枷了，各搽半邊黑臉，滿城迎游示眾。那老兒婆子，因兒子做了這不法勾當，啞口無言，惟有滿面鼻涕眼淚，扶著枷梢，跟出衙門。

那裡哄動了滿城男女，扶老挈幼，俱來觀看。有好事的，作個歌兒道：

可憐老和尚，不見了小和尚；原來女和尚，私藏了男和尚。分明雄和尚，錯認了雌和尚。為個假和尚，帶累了真和尚。斷個死和尚，又明白了活和尚。滿堂只叫打和尚，滿街爭看迎和尚。只為一個莽和尚，弄壞了庵院裡嬌滴滴許多驢和尚。

且說赫家人同蒯三急奔到家，報知主母。陸氏聞言，險些哭死。連夜備辦衣衾棺槨，稟明知縣，開了庵門，親自到庵，重新入殮，迎到祖塋，擇日安葬。那時庵中老尼，已是餓死在牀。地方報官盛殮，自不必說。這陸氏因丈夫生前不肯學好，好色身亡，把孩子嚴加教誨。後來明經出仕，官為別駕之職。有詩為證：

野草閒花恣意貪，化為蜂蝶死猶甘。
名庵並入遊仙夢，是色非空作笑談。